

马 名家 王国 精品 强

他把自己的
艺术取向在物我之间，
寻找恰到好处的契合点，
既不走“物”的
极端，
也不走“我”的
极端，
他试图在
两者之间
架设沟通的
桥梁。
在“物我”之间，
使他的



创作领域更为广阔，
也使他在艺术上
显示出一种游刃有余的
自信与自由。
我们看到画家的
作品是写实与表现的
结合、形象与意象的
结合、形与神的结合、
客观与主观的结合，
所以，
在画家的作品中才
流露出不同于一般的
生动气韵与勃勃生机。

人物物
人物物
人物物
人物物

马 国 强



马国强，男，汉族，1942年10月生，湖北麻城人。196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留校任教。1980年调任《光明日报》编辑，1985年调任《人民日报》编辑，1990年调任《光明日报》编辑，1995年调任《光明日报》副社长，1998年调任《光明日报》社长，2003年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2008年调任《光明日报》社长兼总编辑，2013年调任《光明日报》社长兼总编辑。



马
名家
国
精品
强



河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国强 / 马国强绘. — 郑州: 河南美术出版社,

2003.8

(名家精品)

ISBN 7-5401-1098-8

I. 马... II. 马... III. 中国画: 人物画—作品集—

中国—现代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1802 号

名家精品·马国强

作 者 马国强

责任编辑 李学峰 文 晓

封面设计 刘 梅

版式设计 文 宏

责任校对 敖敬华

出版发行 河南美术出版社

电 话 (0371) 5727637

制 版 郑州丰彩画册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9 × 1194 毫米 1/16

印 张 2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 7-5401-1098-8/J·984

定 价 18.00 元

简历

马国强，原籍河南省温县，1952年1月出生。毕业于河南大学美术系中国画专业，师从于韩野、王威、丁中一诸先生。现为河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河南广播电视局副局长。作品入选“百年中国画展”，多次入选全国美术展览，并曾获金奖，出版有《马国强人物画集》，被全国文联授予“'97中国画坛百杰”称号。



集市

68cm × 68cm 2001年





扬青稞

68cm × 68cm 2001年

砚边

自语

我常年游离于新闻职业与美术专业之间，画画成了一种“业余”，我曾为此自嘲是“两栖动物”，这实在是一个无奈的选择。成为职业画家对我来讲是一个难圆的梦了。但鼓起我继续舞笔弄墨的动力，来自我看到的许多卓有成果的画家之中，“非职业”的画家不在少数。与业余画家相比，职业画家们所拥有的无数优势之中最珍贵的应该是“时间”二字，可是我又执拗地不相信一个画家的水平和其拥有的创作时间成正比的，尽管我知道这种执拗可能是一种偏执。但对绘画仍钟情于斯的许多非职业画家，如果没有这种执拗，在他们日复一日的无尽的与画画毫无干系的事务之余，是打不



藏北村头

68cm × 68cm 2000年

起展纸挥毫的劲头的。在中国的画家队伍里，这种类型的画家为数不少，他们的艺术道路和治学方式，应该说是有一定研究意义的。

非职业画家的业余作画有时也可能会“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我正是以这种心态来看待我所从事的新闻工作的。它使我无法远离社会与时代，便于我理解人生，因此也使我比其他画家多了一份“新闻敏感”式的切入。对于像我这样的从创作思想和表现手法都是写实主义的人物画家来讲，不无裨益。在中国画的山水、花鸟、人物诸分科中，最“入世”的是人物画，而新闻又是最无法“出世”的。这当然是我在职业选择的无奈中自寻的安慰与托词，但它确实又为我创作题材的选择和主题的深化提供了天赐之便，使我对社会、对人生的关注和认识可能比非此职业的画家多一分深刻。

我把我所从事的新闻工作喻之为一方“热土”，而把我所钟爱的绘画当做一块“绿地”。尽管这方热土给我提供创作的源泉和激情，但新闻与社会功利、尘世喧嚣的天然共存，又使我常常感到厌倦和疲惫，我更渴望在绘画这块绿地上得到心灵的歇息。因此，每当我听到自己的运笔在纸上发出低微的“沙沙”声，每当我完成一个难度



高原之秋

68cm × 68cm 1999年

较大的人物头部或手部的结构刻画，那种创作和劳作过程的愉悦，会使我感到绘画完全是一种自娱形式。

我始终认为，画画其实是门手艺。与被称之为“匠人”的手艺人相比，画家只不过是多了一些想法、少了一些重复而已。因为有一手堪为“绝活”的手艺才是可以获得“艺术家”称谓的第一条件。“艺不压身”四个字，是我学习画画的最原始动机，而“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则是我习艺的基本信条，尽管我亦常常为自己绘画的动机“不纯”或过于形而下感到惭愧，但近半生的经历告之我确实从中得益匪浅。

我把绘画当做手艺活来看，而在这活儿当中造型能力又是“手艺”中的“手艺”。如果将造型与笔墨分开排列来论，我是宁将造型排在第一位的。离开了造型因素的依托，纯粹的笔墨就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和品评其高下的标准。就中国人物画的训练与创作而言，没有对人物动态、形体、衣纹、结构的透彻理解和把握，达不到对这一切了然于胸、一

挥而就的熟练程度，期望面对宣纸运笔生风、墨随笔生而气韵生动只能是天方夜谭。造型能力是检验中国人物画家水平的第一把尺子，这种能力的获得只有一条路：速写。这真是一条最便当、最简单，又最有效的路子，也是一条被无数成功者所验证过的路子。

速写是我的必修课。早先是为了记录生活感受，准备创作素材，同时也为了造型训练。后来发现仅靠速写记录生活素材远不如相机来得具体、快捷，尤其是进入创作阶段后速写显得不够用，所以速写便成了我练手的课目，日积月累，竟也画了好几大本子。如今回头来看，水墨画创作上若有些许进步，还是得益于斯。

对于水墨人物画而言，用线与用墨，是一对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统一体，我感到

阳光下

68cm × 68cm 1999年





四个藏妹
马国强

四个藏妹

68cm × 68cm 2000年

有时将其拆开，分别强调亦不无意义。若排其序，线当为先。对于中国人物画线的功能，我是按两种符号意义来理解和运用的。一是用以造型，此非中国绘画独有，西方绘画亦多见，如古希腊绘画和安格尔、门采尔大师的绘画等。我始终将线的训练与造型训练结合在一起进行。造型熟了，用线自然流畅；造型不熟，用线自然迟滞。我不相信离开造型单独去论线条的质量有何种意义。二乃书意用线，书法入画，它是中国绘画和西方绘画区别的本质特征之一。不论中国画如何创新，这都是一块须臾不可丢弃的“通灵宝玉”。一个“写”字，道尽了中国画的风韵。书法用笔的一波三折，顿、挫、折、转，线条的或实或虚，或虚入实出、或实入虚出，当这些特点和其描绘的人物解剖及衣纹结构完美地契合为一体，其产生的画面效果真是妙不可言。其实这也是中国画本体语言的魅力。



牧妇
68cm × 68cm 1999年

墨从笔生，无笔难以成墨。泼墨与勾勒相比，其不受造型的羁束，易出墨色的无穷变化和水色渗化撞击形成的迷离变幻的视觉效果。加之大笔如椽，纵横涂抹，元气淋漓，何等痛快，一般人自是喜欢。但初学者若长此放松对形的把握，画面空、散是必然的。我是将我目前的一切上品画创作都视为造型训练的习作来看的，因而我宁多勾勒而少泼墨。

画画是件很具体的技术活，成大师、成名家几乎是所有画家的梦想，但成功与否，实在是要靠冥冥之中缪斯的钟情，而这种钟情却又必须经过长期的技术性过程检验。这是一种主动和被动的关系，画家的主动只能体现在主观的技术性努力和自我学养的提高。



傣族即景

68cm × 68cm 1998 年

阳光融融 诗意融融

——读马国强国画人物新作
■乙丙

读了国强先生最近的一批国画人物新作，这些从现实生活的原汁原味中幻化出的活灵活现的笔墨精灵，让人备感亲切。仿佛是乡亲，是朋友，是至爱，总觉得有话想对他们说，可又觉得他们远在滚滚红尘之外。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高于生活的、一派诗化的生命形态，但见其阳光融融、诗意融融。其形象之生动、笔墨之洗练、设色之典雅、审美把握之清纯与新颖，给人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像《高原之秋》、《阳光融融》、《侗寨春色》、《布依山寨春早》、《惠安海边》等一批新作，都让人油然神动，流连再三。

画人难，传其神更难，能感动万千读者尤难。有此三难，注定了这条路子的艰辛与寂寞。在这条现实主义的写实之路上疲于奔命的人物画家们何止是车载斗量，而最终稍有出息者，百不挑一。我们的祖宗在人



天街
68cm × 68cm 1999年

物画方面，尤其在反映现实生活的人物画方面为我们留下的遗产远谈不上丰厚。两宋以后的元明清几代，尽管也有颇为出色的人物画家，但绘画中人气衰微的大局面已是无可奈何。极目笔墨之囿，但见人烟稀少，偶尔露面，也是神鬼居多。五四以后，由于历史大潮的推进，人渐渐有了一些人的位置，绘画中的人气也渐渐旺了起来，多了一些对社会的关注，多了一些对人生的体验，多了一些对生活的反映。渐渐地，人物画在绘画创作中确立了自己的主导地位。我以为，20世纪在中国美术史上的最大功绩，应该是它为中国绘画重新注入了人气，激发了活力，使人物画创作从古典时期理想主义的创作模式转向了直面社会现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向。个中写实主义的表现由于它能和最为广大的读者的审美习惯相适应，自然它也就成了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可以依赖的基本力量。当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对绘画神经中枢的变性干扰，使绘画的纯洁性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人物画自然首当其冲。好在那已经是昨天的事情了。在新时期，现实主义写实风格的人物画创作有了长足的进展，涌现出一批颇具实力的领军人物，国强先生当为个中之佼佼者。作为总编辑，繁忙的工作之余，依然能够天天动笔，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批新作面世，其精力之充沛、创作之勤奋，实在让人难以想象。



节日

68cm × 68cm 1999年

国强先生近30年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笔下走出的人物早已成百上千。按说，形的问题，对他来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了，而他却异常清醒地认识到，形的把握是人物画创作在形象塑造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必须给以高度的重视。即便是意象造型，也不应该是形的放任、形的流失，而只能是形的醇化、形的升华。国强的人物画创作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形的把握能够得心应手，完全得益于他多年坚持不懈的速写。欧阳公之为文多在三上：马上、枕上、厕上。国强画速写也只能抓住其编务的缝隙，哪怕10分、8分钟，不管是人还是照片逮住就画，不几天就是一本。有朋友说，老画家了，背着倒着都能画，何必如此手痒？他却笑道：“妙手尚且‘三日不弹，手生荆棘’，何况我等凡夫俗子。”他深知，形象如果失却了生活的滋养，必将变得黯淡无光。一些过去曾经创造过辉煌的巨擘大家，由于形的放任流失或者形的结壳自缚而使自己永远失去了昔日的光彩。笔墨也好，章法也好，一切

的一切都必须为塑造形象服务，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可以断言，那些一味沉溺于笔墨而丢失形象的人物画家，不可能有太大的出息。

记得一位资深的美术教育家曾经谆谆告诫说：要想成为一个大画家，素描可以画不好，但速写一定要上得去。速写上去了，抓住了人物，留住了生活，逮住了最为动人第一印象，其他的一切都好办了。速写起家，靠线说话的人物大家很多，譬如黄胄，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位。在后起的这类画家，国强是非常出色的。国强的线，率意、生动、准确，放得开，收得住，时若春蚕吐丝，时若万岁枯藤，时若行云流水，时若干铁画银钩，在不同的形象塑造中各臻其妙，相得益彰。笔墨之中，线墨之中，线可以说是命根，使线的生命力、线的蕴涵之美能得以充分的展示，使笔墨更具神采，除了向生活掘取，从对象提炼，还必须向传统学习，向“现代”借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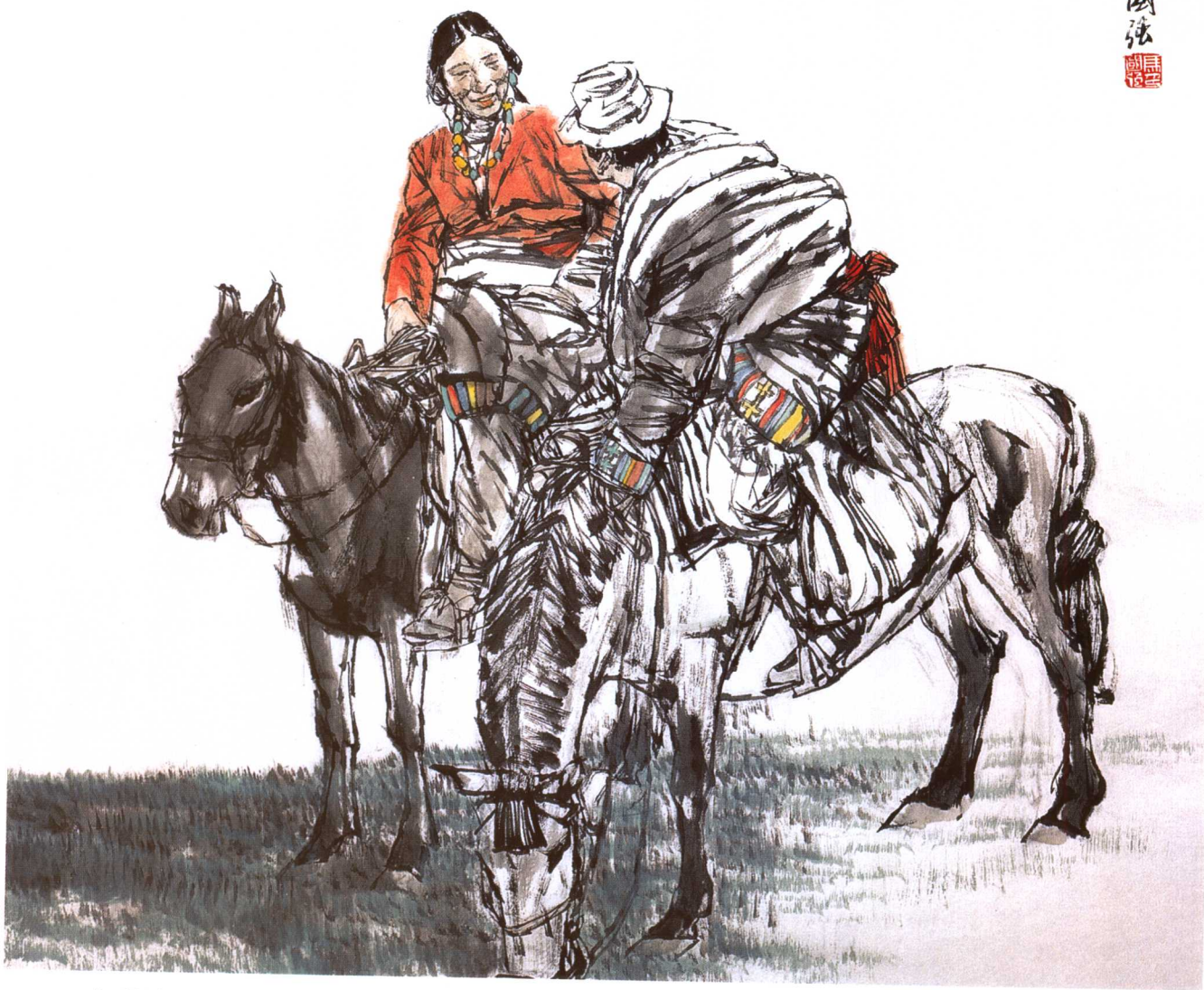
开阔的人文视野、清醒的现代意识、丰厚的生活底蕴、内在的诗人气质，加之坚实的写实功夫和纯熟的笔墨技巧，为他在国画人物界凝就此时的一道诱人的国强风景线。

高原情

68cm × 68cm 2000年



春到甘南
马国强



春到甘南

68cm × 68cm 1999年

取向于

物我之间

——马国强的中国画

徐恩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近年来，在艺术重返自身的过程中，艺术作品充分获得“自我”与本体意义上的纯粹性，特别是精神层面的深化，使当代艺术显现出浓郁的“人性化”特点。然而不少画家在高喊“物我两忘”的口号声中，放弃了对“物”的研究，对“客观”现象的观察，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在一味“自我”、“个人情绪”化的语言表现、符号图景中，一方面是空前的艺术进步，一方面是导入深深的误区。事实上，任何的艺术都只能是特定客观事物的本质化形式表现，以表达一种特定的感觉与感受。归纳起来，无非是从宏观上对“物”、“我”关系的把握，从而在不同层面上勾勒出一幅“心



版纳傣寨风情

68cm × 68cm 1997年

灵图景”的外化样态。

我们的出发点是，在充分展现人的精神世界的前提下，对“物我”取向的孰重孰轻，应由画家自由选择。在画家笔下“物”可以对象化为“我”，“我”亦可以移情于“物”，因此，“物我”作为艺术范畴的概念，他们不应是对立的关系，他们都同时可以呈现多样性、丰富性与交互性。关键的问题是：哪些更符合艺术规律与艺术本质，以及我们从什么角度，以什么为标准去进行选择！

画家马国强多年来坚持在生活中寻找、捕捉灵感，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人物画，并形成了自己的